

宝屈生还记

野人記
第九篇 寶窟生還記

第一回 金毛獅

母獅賽婆哺乳她的兒子——蹣成一個毛團兒，像那金錢豹司打一樣。在她做窠的石洞面前，側身躺在和暖的太陽心裏，眼睛半開半閉的防備着。起初本有三個這樣的小毛團——兩女一男——他們的爹娘賽婆和奴邁，有了這一羣的兒女，深自驕矜，以爲幸福的了。怎奈捕獵不多，母獅失於滋養，乳液短少就不能夠好好地哺養牠三個狼吞虎咽的兒女。再加上一場寒雨下來，那一羣兒女生起病來了。只有那個最強壯的保存牠的性命，但那兩個女的，因此就死了。賽婆見了，少不得傷心哀慟起來。在那可憐的滿沾污泥的毛片身邊號啕聲嘶不住的拿她鼻子來嗅，要喚醒他們一睡不覺的長眠。結果還是放棄她的努力了。那時候她整個野性的心窩，滿填了憂慮，專注在那留給她的小兒子身上。所以那母獅比平常更加警備了。

那雄獅奴邁，前兩夜走出捕獵，得着一隻牲口，拖回他們的窠裏來，昨夜他又出去了，沒有回來。賽婆睡眼朦朧，方在想着那肥美的羚羊華比，在這個時候，也許她的丈夫拖着，經過那纏繞的草林。不然，那花驢子柏戈，被他拖着也說不定，那花驢子爲同類中最可愛的——汁肉充滿，脂膏豐美的柏戈。賽婆想到這個上頭，由不得饒涎垂流吻外了。

哎唷！這是什麼；一種微微的聲音，送到她的靈敏的耳邊，她就昂頭聳耳的左右傾聽，那驚擾她的極微的聲音浪。她的鼻子仰向空中嗅着。原來是一陣風似的，不知什麼東西，從她所聽見聲浪那方向移向她這邊來，還聽見這種音量，微微地增高，使她知道作這聲浪的東西，正在走近她的地方。當那東西漸近的時候，那母獅的神經刺激愈甚，更加膽怯，調轉胸腹，拔下乳頭，停止她的喂哺了。那小獅忽被停哺，輕輕地發作憤怒的聲，嗚嗚不休。直等到母獅發很低的聲音抱怨牠，纔不敢做聲，站在她的身邊。先向她望望，再向她眼光注視的那方面望去；仰起他的小頭兒，先歪向這一邊，再歪向那一邊。

原來母獅所聽見的聲音，明明是一種驚駭的性質——雖然不曉得的確，終是表示一種不安

那裏保護着——她的小家庭中最後的一個就是牠了。

一霎時間，一陣風將那穿過草林向她那邊拖來的東西的氣味送到她的鼻端，立刻那受驚擾的慈母的臉，一變而爲張牙怒目，猙獰可怕的面具。因那穿過草林，送到她鼻中的氣味，就是那可惡的人味。那末，她就爬起來，放平她的頭，用勁抽起她的盤旋的尾巴。就用那野獸交相達意的奇法，教她的兒子臥在原處，不可走動，等她回來。那末，他就悄悄地趕快奔去抵禦外侮了。

那小獅起先聽見牠母親所聽見的聲音，現在又聞見人的氣味——一種從未觸過牠鼻端的氣味，也是新曉得仇敵的氣味——因此引起反動性了。立刻豎起牠背上的毛，張開牠的牙齒，和父母的反動態度同一模樣。當那母獅急急地走入小叢林裏的時候，那小獅因爲不能曉悟她的吩咐，竟跟着她的尾後，依牠那幼稚狀態搖搖，與牠那前部的莊嚴相形起來，令人噴飯；但那母獅只顧眼前，不知道小獅跟在牠的尾後。

原來在他們倆的面前，有一個叢林，稠密得很，約計百碼之深，曾經他們鑽來鑽去，擦成一條隧道式的小路，穿過草林，通到他們的窠蔭；其中有一塊小小的空地，被那野獸走成了路徑。那空地的

兩頭，一爲出林的路，一爲進林的路。當賽婆到那空地的時候，她看見很明白她所畏怕和嫌惡的東西，在那裏頭。這不是有人來捕獵牠們又是什麼呢？若是平時沒有人近牠的身邊，使她的兒子受危險，她就讓他安靜地過去；或在沒有兒子的時候，她一見有人前來的意思，她就會走避了。但是今兒母獅的神經受了激刺，膽量薄弱——因爲她單存一個兒子，大起恐慌——慈母天性，在這個單獨兒子身上，愛護的心較平時增加三倍——那麼不等那人侵害她的兒子的時候，反而上前迎敵，預行阻止了。好個溫和的慈母，立刻變作殘害可怕的動物了。她的腦筋上祇抱着一個殺戮的觀念。她在這個曠地邊上，一刻都不遲疑，又不發出一點警告，竟向那個黑勇士方面撲將下來，捷如飛箭一般。那黑勇士起初聽得在他二十里路內有個獅子的消息，很爲兇猛，那曉得首先報告的就是這個獅子出現。那黑勇士並非有意搜獵獅子。他若曉得有獅子近在左右，他一定能遠避他了。目前如有能躲避的地方，他也就會奔避了。怎奈離他最近的樹木，都是遠過那獅子所在的地方。若是向那樹木裏走去，不到四分之一之遠，那獅子就能趕追上他了。現在別無希望，祇有一事可行。當那母獅幾乎要撲殺他的時候，他卻看見那獅背後有一個小獅。那黑勇士手執重矛，隨將右手持矛向後遠退。卽在那母獅起身抓那勇士，張開大牙，幾乎要向那勇士咬下來的時候，向她一擲。

那矛就貫穿了母獅的野蠻的心窩，她就向後一倒，她的肌筋！幾吓就一命嗚呼了。

這孤苦的小獸，在二十尺以外站住，圓睜怪眼，思量牠有生以來的第一件不幸的事。牠想走近牠的母親，但覺着一股的人氣，自然的股栗起來，止住腳步不敢前進了。正在這個當兒，牠發出一種哀鳴，照例牠的母親聽着就立刻跑近牠；但是這一回她不來了——甚至站起身來一回顧牠也沒有了。牠懷疑着——牠沒有法子了解這個意思。牠接連的哭着，覺得這個時候愈加悲哀，愈加沈寂。逐漸的牠移近牠的母親。牠看見死在牠母親手上的怪物沒有了動彈。停了一會，牠覺着沒有多麼的害怕，所以最後牠鼓着一股勇氣跑近牠的母親身傍，把鼻來嗅她。牠仍舊發出哀慘的音來，逗引牠的母親，但是她沒有回答了。最後牠覺着這事定有蹊蹺——牠的溫和慈愛的母親，已是今非昔比了——她已化爲異物了。但牠依舊偎倚着，嗶嗶的哭着，直至睡覺方休，兀自蹲伏在牠母親遺骸的旁邊。

這個就是當時太山找着牠的情形——太山和他的夫人琴痕他們的兒子劇克，從柏婁塘的神祕的地方歸來，這個地方就是那兩個男子打救琴痕格萊登的所在。這小獸聽見他們行近的聲響，把眼睛張開，站立起來低垂兩耳，向他們狺狺的吼，一面倚靠着牠長眠的母親。太山看了牠便笑

起來。說道：『好勇敢的小鬼頭啊！』他口裏贊着，只把眼一瞧，這齣悲劇的情節，已經看出十二分了。他行近滿嘴涎沫的小獸前，祇望牠回身跑掉了；誰知牠不幹這樣的一回事，反而吼得比前更狂暴。他站住伸手拿牠的時候，卻要擊中他的手。琴痕叫道：『恁地勇敢的小傢伙啊！可憐的小孤兒呀！』劇克道：『牠就要變成成功一隻大獅了。不然，倘使牠的母親沒有死掉，牠是很可以有爲的。看牠的背脊，和矛槍一樣，又強勁，又正直。太傷了這個畜生。眼見活不久了。』太山答道：『牠不見得一定會死的。』劇克道：『這裏牠沒有多麼的希望——牠還要喝兩個月的乳，你們那一個替牠找去？』太山回答道：『讓我去找來。』劇克道：『你要收養他嗎？』太山點點頭，劇克對琴痕笑着，並且贊道：『那就好了。』琴痕也笑道：『灰石爵士，做了奴邁兒子的養母了。』

太山與他們一起笑着，但他不停的注意這小畜生。剎時間，就跑出來抓住小獅頸圍的毛，把小獅拿住然後輕輕的拍着牠，用着沈重的啞唔的音調對着牠說話。旁人沒有知道他說的什麼；不過也許這小獸實在說過的，因為牠停止了掙扎，也不再要抓他的，或咬他的撫弄自己的手了。末了，他舉起牠，放牠在自己胸前。這回牠好像沒有害怕了，就是牠以前厭惡的人氣，現時很接近的，也沒有張牙舞爪了。琴痕叫道：『你怎樣弄的？』太山把他廣闊的肩膊聳着，說道：『你們的同類不會怕你；

這個實在是我們的同類，好比你們一般，也來和我扳談。我向牠們顯出交情，牠們就此見了我也不會害怕，這個就是其中的緣故了。就是這個小鬼頭，牠好像也懂這個道理，不是的嗎？」劇克說道：「我從來不懂這一回事，我意對付非洲的走獸，我比你老練得多，可是管束牠們的力量，我一點沒有，就是好比你有的見識，我也不着絲毫。那是甚麼緣故呢？」太山道：「世上只有人猿，太山一人。」說時向着他的兒子吃吃的笑，卻是笑中夾着一點的驕傲。太山又說道：「須知我是野獸生的，野獸養的，或者我的兩親果然是人猿也未可知，喀喇常常執定他是人猿，這是你知道的。」琴痕嘆道：「約翰你怎麼能够完全曉得你的父親母親是誰咧？」太山嚴正的-looking他的兒子，用着一隻眼睛。「你的母親從來不要看起人猿優美的性格。隨便那一個也差不多知道她不歡喜別人家提起和人猿相配的事情的。」

「約翰格萊登以後我再不願和你講話了，倘然你依舊要說出這件醜事出來，我替你羞慚。這真是壞透了，你是個不長進的野人，不去想想法子將來你也能够變成一個好人猿了。」

打從柏婁塘來的遙遠的路程，將次告終了。在這個星期之內，他們當要依舊在他們舊時鄉井的地方。這裏經過德國人的蹂躪之後，是否還有什麼東西贖下來，也是一個問題，米倉和外舍都燒

得乾淨了，屋子的裏面，一部份已經破壞了。灰石家的誠實的土生僕役，姓華沙里的，其中沒有被哈門福力司士克尼達的兵士殺死的，都振作精神聚集起來，跑去求英國人收留他們，任隨英國人的差遣，胡亂做點工作，過過日子。這許多的事情，太山起程去找琴痕夫人的時候，已經知道的。但是他的能征慣戰的華沙里人，到底有多少遺下來；他偌大的產業，到底還有甚麼散失沒有；那是他沒有曉得的。也不定是游牧的土人，或是阿剌伯販奴爲業的搶家掠戶的強徒，繼續那甸人的後塵，把殘餘的一起掃光。還有這座叢林，也總是完全掃得干干淨淨，恢復他的本來面目，蓋住牠的遺蹟，在平蕪滋蔓的當中，埋沒着人類草創經營的痕迹。

太山自從收養小奴邁之後，就忙着去打算他螟蛉子的糧草來養活牠，因爲這小獸，必須得着存活的東西，而存活的東西，除了乳之外，似乎沒有別樣的替代品了。獅乳是不必問的，不過他們這時雖然住在人煙較盛的地方，四週的鄉村，却也不少。林子大王是四下都聞名，爲人懾服，受人尊敬。故此這日下午，他發覺小獅之後，太山便跑到一個鄉村去，尋覓飼養小獸的東西。

起初，鄉村上的人面含怒色，全不理睬他。大凡白色種人經過這個地方，不帶大幫的護從，便不能得到他們的重視。——因爲不帶着護從，這些外來的客人，顯然便是沒有帶來孝敬他們的東西。

并且他們一定想望的飯食，也沒有甚麼東西能够把來做答謝，倘使他們起意去尋事，那就連性命也難保了。這些土人，看來雖則是漠不關心的模樣，可是他們卻很留心着。這幾個白色種人穿戴着希奇古怪，他們都怪叫起來。他們眼中只見赤着膊和自已沒有什麼分別，背着的火器，也是一樣，只有年紀較輕的那一個人，託着一管來福鎗的與衆不同，他們三人盡打扮作柏婁塘的裝束，又古老，又野蠻，簡單黑人的眼中，是完全沒有見過的。

太山一入村子便問他們道：『你們的首領在那兒？』四週圍着婦人呀，小孩子呀，頓時便狺狺的向人狗叫似的叫起來。木屋的旁邊，太陽照不到的地方，躺着幾個戰士。聽見了，立刻都站起來跑到太山跟前。答道：『首領正睡着，你是甚麼人來打擾他？你要什麼東西？』太山說道：『我要和你們的首領講話，你去喚他來！』戰士圓睜怪眼瞧着他，停了一會忍不住笑起來。『把首領定要找來與他咧。』他對他的同伴說着，然後放聲大笑，把大腿辟辟迫迫的拍，又拿手肘來輕輕的觸着近他身旁的另一個。太山繼續說道：『對他說，太山要和他說話。』他們聽了太山的大名，神氣就立刻變換轉來。他們退了幾步，笑也不再笑了，他們的眼睛，張到十二分大而且很圓。這個笑聲最大的，忽然也肅靜了。並且喊道：『拿毯子來請太山坐，我們去喚首領愛文格來。』說罷，借勢飛開兩腿，拚命的跑。

去，彷彿得着嚴重的命令，不趕快去，生怕觸犯了他。

這個時候，就是沒有護從，沒有禮物，連什麼東西也沒有，不覺得有什麼分別了。鄉下的人，大家都來獻殷勤，你擠我，我擠你。沒有等到首領出來，他們已經送禮的送禮，送飯的送飯。在這個當兒，首領愛文格來了。他的年紀很大，就是太山，沒有出世之前，他已經坐着第一把交椅了。他的態度尊嚴，問候客人的禮貌，仿佛大人物彼此致意一般。他的心中，覺着林子大王來光顧他們的鄉村。委實非常快活。

一到太山將來意說明，并把小獸遍示他們之後，愛文格鄭重的對他說，若是太山住在這裏一天，他當預備一天的乳，聽憑太山使用——熱氣騰騰的剛從首領家裏的羊撿下來的乳。他們這樣一面阿諛逢迎着，太山的銳眼，已把那村中的形形色色，和牠的人民，瞧了記在心頭。在這個當兒，滿街滿屋都是許多的狗，四圍亂竄着，他們附近一隻很大的母狗。這只母狗的乳囊充滿着乳，太山一眼瞧見，心中便生下一計來。他伸出拇指來指着那個獸，向愛文格道：『我要把牠買下來。』首領回答說：『牠是你的，用不着討價錢。牠產後兩天了，昨天晚上，牠的小狗在窠裏給蛇偷去了，倘然你是要的，隨你要多少，肥的瘦的都送給你。但是我曉得這一隻是不中吃的。』太山道：『我不是要吃牠。』

我帶牠回去，好歹供給小獸的乳。牠已經拿來與我沒有？」幾個後生，隨後把這狗捉住，用繩繫着牠的頸項，拖牠到猿人的跟前。這狗當初害怕，彷彿和獅子一個模樣，爲着汰蠻甘尼的氣味是和黑人的不相同，所以牠吠着嚙着牠的新主人。不過他到底懷柔了牠，所以他輕輕的把手來撫牠的頭時，牠就寧息着躺在他的身旁。若是要這獅靠近那狗的身旁，那末，是另外一個問題了。因爲獅和狗的氣味，彼此也要害怕的，彼此不能夠融洽的。獅呢，吼着，口角流着涎；狗呢，張牙舞爪，狺狺的吠着。那就要耐心，無限的耐心。不過到了後來，這件事成功了，狗母居然哺獅兒了。這天然的疑心，到底被飢餓克服了。太山堅決仁慈的態度，終究能夠得到那狗的信任心。

當天晚上太山把狗縛在他住的屋子裏，一夜裏他叫牠躺下身體兩回飼那小獸。到了第二天他們就向愛文格和他的鄉人告辭了起程回家，旁邊跟着那狗慢慢的走，頸上仍舊是一條皮帶縛着，那小獸蟄伏在太山的臂膀中間，有的時候，把牠裝入布囊裏，搭在肩上。他們叫這獅做闍婆伽，這個名目，照柏婁塘的土話，就是金毛獅的意思，爲着牠的毛色是金黃的。牠一天比一天的和牠的養母，以及他們親密起來。到後來母子兩個，好比親生骨肉一般的看待。那隻狗，他們叫牠做撒鴉，就是女子的意思。不止兩天，他們就把牠的皮帶解了，穿林過木，牠也很願意的跟着他們走。就是到後來，

牠從沒有想到撇開他們。他們三人之中隨便那一個不在牠的跟前，牠就覺着不快活了。

時候到了，他們捕獵的勾當，應該跑出林外，到那漠漠無垠的平原的盡頭。這裏是他們的從前的家鄉，他們三人都在那裏發揚蹈厲着，雖則各人的心中，都懷着啞謎，未知是吉是凶，但是未有一個說出半句話來。他們找得的什麼呢？除了猿人第一遭同他的新人跑到這裏，所幹的關土萊，剪茅茨，依樣畫葫蘆之外，他們找得的什麼呢？後來他們居然從濃綠的林中走將出來，放眼望着一片平原，在隱隱約約的地方，看見那屋角牆陰，在林木叢中，槎枒樹裏。這個就是遺下來點綴風光的了。

「看呀！琴痕夫人喊道：『牠在那兒——牠仍舊在那兒！』劇克問道：『離此不遠，那在左邊的是什麼東西？』太山答道：『這是個土人的房子。』琴痕又高聲說道：『這個田是不時的開墾着。』太山道：『還有許多的外舍，都重新地建造了。這個只合着一個表示，就是華沙里的人都出征回來了。我忠誠的華沙里人呀，甸人破壞的東西，他們都恢復完好了，他們正在候我們歸來咧。』

第二回 訓獸

人猿太山，琴痕格萊登，與劇克，在外面經過了好久時候，現在重回來了。又添了闊婆伽這個金毛獅，和撒鴉這個母狗。這裏去伺候他們，歡迎他們的第一個人，就是老杏浮勞，是華禪布的父親，他忠心的來保護太山的妻小家庭。

「哎唷！巴文那，哦，」這忠心的黑人喊着：「我的老眼瞧見你覺着光明起來。你去了之後，不曉得過了多少年數了。但是許多人疑着你是要回來的，老杏浮勞曉得天下之大，卻是沒有一樣東西能够阻止他主人的。所以他也曉得他的主人定要回到他疼愛的家鄉，和忠誠的華沙里人守候他來的地方。但是她呢，我們悲傷着當作她已經死掉了，不意竟會一洵回轉來。今天晚上，華沙里的屋裏，應該怎麼樣快活一番，讓這個地上震驚着我們戰士跳舞的足音，天上響亮他們妻子的歡聲，因為在世上，他們最疼愛的那三個人回到他們這裏。」

華沙里的屋子裏，委實快活得很。並且不是一夜的快活就完了，他們接一連二的，天天晚上，跳舞快活着，直至太山禁阻他們。此後太山和他的家人，方纔得着幾個時辰沒有被人覺醒的睡眠。忠實的華沙里人，於是跟着那個英國的頭目名叫卓非士的，把太山的馬廐，獸圈，耳房和土屋，都完全重新構造，而且把屋子裏面的一切都整頓過。所以凡有的外觀，比之日耳曼人未侵入之前，沒有絲

毫的分別。

卓非士當時在納老卑的地方，處理鄉間的事情。他們回來後幾天，他方纔回到牧場裏。他的驚怪和快活，比之華沙里人不相上下。他和那個首領，以及那班戰士，齊立在大巴文拿的足下，聽着講述柏婁塘蠻荒的情形，和灰石夫人在那處被困時，他們三人所經歷的艱險。他又隨着華沙里人，目瞪口呆的對住猿人帶來的這個猥獷的玩物。那太山能够涉想到一條雜種的土狗，不是奇怪得很嗎？卻是他竟會收養仇人的兒子，那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了。還有太山教導他的兒子的情形，也是一種令他們怪異的。

那金毛獅和牠的養母，佔住猿人的臥室的一角，每天太山撥出許多時候來和牠嬉戲，教訓牠。——現在牠是金光燦爛，渾體點着斑斕，很好玩的，可以互相親近，但是過些時候他終於要變成一隻巨大兇猛的野獸呵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那金毛獅長大了，太山教了牠許多的玩意兒，拿來呵，攜去呵，一見着太山發出口令，牠就馴服的躺下；跟住他的指使，跳來跳去；用鼻來嗅出密藏的東西，把牠搜出來。還有喂飼的時候，遇着有肉食時他喂牠的方法，常常引起華沙里戰士，張開巨口猶笑。太山爲牠做了一

個假人，大凡有肉食的時候，他便把這塊肉繫上假人的喉嚨左右，然後給牠取食。這樣的辦法，從沒有變更過。一得着猿人的命令，這隻金毛獅，便蹲伏着不動，肚皮垂到地上，然後太山把假人一指，口中發命令說『殺！』牠便一聲嗥吼，直向那塊肉撲過去。無論牠肚子怎樣飢餓，沒有得着牠的主人說出這個字來，牠是從沒有撲上去的。若是這塊肉是很小，那末當初着手去抓時，就覺得很艱難。但漸漸年紀長了，身體加大了，去撲那目的物就容易得多。到了最後，只需一跳，便能够抓中，這個假人隨後倒下，任那壯獅在牠的喉嚨上廝札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課程是最難學的。究竟有那一個，除了人猿太山係野獸所生與野獸同羣的不算外，能够把那野獸天生喋血的野性克服，聽從牠主人的意志，恐怕總沒有的了。就是教牠拿東西一件工夫。也要經年疊月的耐性教訓。這個工作，須要教牠聽見拿來的這個字，便須找出指着東西拿給牠主人，叫牠拿那個喉嚨貼着肉的假人，牠不許動彈那塊肉。或者傷害這假人和別樣的東西；只要牠把這東西，慎重的放在牠主人的跟前。時候一久，牠曉得牠照這樣做去，一定是有酬勞的，而且這酬勞，常常就是牠最要吃的肉，比較平時大一倍。

灰石夫人和劇克，常常喜歡觀看訓練金毛獅，她對於太山這樣抖擻精神的訓練金毛獅的用

意，覺得玄妙得很；對於太山的心思的敏銳，十分驚異佩服。他問太山道：『你教訓這個野獸，將來長大起來，能够在世上幹的甚麼事？牠將來是一定變成一個兇猛的紐麻。牠和我們相處久了，不怕我們，但是牠常常在假人的喉嚨上攫取食物，一旦遇着生人，牠不是也向這人嚙喉的所在，攫取食物了麼？』太山說道：『牠只有我叫牠去攫取食物或東西，牠方纔攫取。』她又問道：『但是你并不希望牠常常以人爲食嗎？』太山說道：『牠是一輩子不會以人爲食的。』她說道：『不過你怎樣能够阻止了牠？你是從小就教牠吃人的。』太山說道：『你太看不起一隻獅子的智慧了，反之，我也恐怕看得太重了，倘使你的觀念是不差的，那末最難的工作依然在我面前，倘然我的意見不差，那末，實際上我已經成功了。但是讓我們試驗一下子，看那一個是不錯。今天午後，我們就把闊婆伽帶到平原上。把戲是很多，你們不難推算我，到底有多大的能力，管束小紐麻。』劇克笑道：『倘若牠嚐了生人的血的味道之後，仍舊肯去幹他平日歡喜去幹的頑意兒，我願賭一百個金磅。』太山喊道：『我的孩子，你別不信了。今天午後，我就要顯出本領，與你和你的母親看看，等他們夢想不到的事情，讓我做出來。』灰石夫人高聲笑道：『灰石爵士，可謂世界上最高的走獸教練家了。』太山也跟着他們笑起來道：『這個不是訓練走獸，我現在實行的計劃，除卻我之外，別人都是不行的。讓我引個譬